

第五幕

环保局那份答复你看了第三遍了：未见异常，四个字，盖着章。你觉得不甘心——亲手记的那些日子、那些数字，怎么就变成「未见异常」了。

你去信访办问过一回这个如何才能申请复核，那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，只让你自己去查「有关规定」。回来没几天，那个自称「厂里的」人等在校门口，还是那副样子，请你喝了瓶水，微笑着很礼貌地问你还有啥有问题的地方吗。你没接话。分开的时候他说，有空欢迎去厂里坐坐，随时都行。

你想起研究生学姐说过，环保部门要复核，最好能有个平行样做对照。你没跟人商量，晚上十一点多自己出了门。你娘在灯下缝东西，问你这么晚上哪儿去，你说出去取个样，明天要交。

河堤没有灯，风从水面上刮过来，带着点腥味。你把外套领子立起来，哈出的气一下子白了。你把两个采样瓶用绳子拴在书包带上，走的时候瓶子撞着腿，叮叮的响。

石头台阶下头，影子里已经站着一个人，好像在等谁。你没多想，往前走，蹲下去拧开瓶盖，把瓶口贴近了河面。

水淹没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你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大律师，法袍笔挺，站在法庭上比谁都直，你说的每一句话底下都有据可查，没人能拿「未见异常」四个字糊弄过去。你打赢了很多这样的官司，帮了很多像柳庄那几户一样的人家。台下坐着你娘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，你哥也在，一直在鼓掌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

〈全 文 完〉

第五幕

销毁通知贴出来那天你在值班室站了很久。五本台账你早就想好往哪儿搬，只是一直没舍得动手，东西还在，你就还能骗自己有的是时间。

你妹妹张娟六月里考完了，够上一本，学校在济南。头一年学费加住宿七千二。存折上五千二，工资涨到两千六了，这月一发就够，还剩六百给她添两件衣裳。

厂里减了产，几条生产线也准备往外搬。有人来找你谈过一回，说搬迁以后能给你安排个好岗位，或者给一笔钱，把东西交回去就行。你没吭声，也没交。

夜班到早上八点，交班的时候你把钥匙挂回墙上的钉子，出门天早就亮透了，草丛里的蝉已经叫起来了。车筐里那五本台账用旧报纸包着，你想着先放二舅家柴房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

河堤没有灯，风从水面上刮过来，带着一股闷热的水汽味。你把袖子又往上卷了卷，工装后背全湿透了。

桥墩底下的影子里已经站着一个人，好像在等谁。你没多想，正想着今晚是不是也不用加，前轮忽然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也可能这段路本来就不平，你没来得及捏刹车，连人带车一起翻下了河堤。

水淹没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你爹的腰早就好了，能下地干活，你娘的病也治好了，一家人坐在新盖的屋里吃饭，你妹考上了大学，穿着新校服。厂子还在，不用倒夜班，你每天准点回家吃饭，河堤那条路走得很轻松，什么都不用藏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

〈全文完〉

第五幕

邱主任警告完你之后，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，你也没再多说，今天的夜班你还要忙，装着要回家吃个饭，中间转了个弯又去了病案室。

病案室那本蓝皮档你又翻了几遍，五月十五号那页确实不在，确定了内心的想法，你把手里的打印件塞到缺页的地方，终于把档案合上，塞了回去。

你想好了见到陈浩然那天要说的话，在心里已经练了很多遍：「你当时让我查的那个东西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」

夜班交完班，你没等电梯，从楼梯走下去，出了医院大门往柳青小区走，天亮得比上个月晚了不少。

河堤没有灯，风从水面上刮过来，带着土腥味。你把羽绒服拉链拉到顶，脚下的土冻得发硬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
桥墩底下的影子里已经站着一个人，好像在等谁。你没多想，正想着他出来那天该穿什么，脚下忽然一软，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也可能只是台阶滑，整个人一头栽进了河里。

水淹没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梦里陈浩然出狱那天你去接他，他穿着干净的衣服，笑着朝你走过来，你把那句话说出了口。他说姨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们俩又买了排骨回家做着吃，跟以前一样，什么都没变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

〈全文完〉

赵静 · 第五幕改稿

第五幕

孙延平住院那天他爹在病房门口蹲了很久，说要弄清楚当年抽血到底查出了什么，他说他后悔，可他不认字，也不懂流程，来找了你。

你陪他去了病案室，替他填的复印申请。还差三年你就退休了，校长年初问过你要不要提前歇下来，你说带完这一届。

电动车电量只剩一格，你算了算够跑回去，家访完那户天已经擦黑了。包里那几张刚复印的纸你用文件夹夹着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复印的对不对。

河堤没有灯，风从水面上刮过来，带着一股落叶发潮的味道。你把围巾又紧了紧，袖口那道毛线边被风灌得贴着手腕。

桥墩底下的影子里已经站着一个人，好像在等谁。你没多想，正想着明天要不要再去趟病案室，车把忽然歪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擦了过去，你没来得及看清，连人带车一起冲下了河堤。

水淹没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梦里孙延平大学毕业了，个子长得比你高，回来看你，说老师你教的那些课文我都还记得。班里那些孩子一个都没落下，都长成了健健康康的大人，没有一个再肚子疼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

〈全文完〉

第五幕

之前那通电话你还记得，报社总编让你先放一放，说这稿子牵扯太大，等等看。这怎么能等？你把材料另存了一份，锁进了抽屉。

陈浩然的回信上个月到了，字迹比你想的工整，那三份材料是他一个一个弄来的，刘洋本子上那些名字，原来都是活的人。末了他提了件不相干的事：「房东给我那辆自行车推回院里了，锁在北屋门口，钥匙在门框上头，李姐你要是还往河东跑就骑去，放着也是生锈。」你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才敢把三个名字抄进自己的本子。

出租车不打表你嫌贵，公交车早就没了，你还是照旧骑车，车是陈浩然那辆，后座那块海绵还在，胶带你又缠了两道。从罗庄到河东，这条路你已经走了十八个月。路边那排杨树刚冒出一层新叶，嫩得发亮，包最里层那封信你没舍得放家里带出来，信纸边角被你摸得发软。

河堤没有灯，风从水面上刮过来，带着新翻的泥土味。你把外套拉链拉到底，早晚还是有点凉，好在白天已经不用穿秋裤了。

桥墩底下的影子里已经站着一个人，好像在等谁。你没多想，正想着信里那三个名字，后车轮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带了一下，也可能是你自己没扶稳，车把一歪，连人带车一起翻下了河堤。

水淹没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梦里那篇稿子登出来了，头版，一个字都没被撤。厂子的事全国都知道了，你不用再打听、不用再骑车来回跑，环保部门直接把那根排污管封了，柳庄、南滩、后沙埠再也没查出过血铅超标的孩子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

〈全 文 完〉

陈浩然 · 第五幕改稿

第五幕

十一点四十多，手机响了，收到一个短信，「我在河边，你快过来」，是刘洋的号。你正纳闷这么晚找你干什么，回了句「咋了」，半天没人回。

外头下着雨，你套上件外套就出了门，自行车链子卡了一下，你踹了一脚才骑起来。

雨不大，风挺大，河堤那条路你骑得很快，半身都湿了也没停。你心里想的都是这孩子这么晚跑这来干什么，是不是又钻了什么牛角尖。

到的时候你先看见自行车，倒在台阶上头，车灯还亮着。你喊了一声「刘洋」，没动静，又喊了一声「刘洋你在哪儿呢」，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。你往下走，看见他在水里弯着腰，像是在灌水样瓶，你心里一紧，喊他「下雨涨水呢，你在岸边接不就行了！」，喊着人已经冲下去了，想把他拉上来。

你跳下去把人往岸上拖，水很凉，刘洋比你想象的重，你刚把上半身拽出水面，手一松，人顺着河坡又滑了下去——你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不会再动了。

你还没来得及喊人，警灯就已经照过来了。

当前任务：

找出凶手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